

主持人：大家好，歡迎你再次收看「仁愛和平講堂」，我是主持人蔡詩萍。我們今天繼續請到淨空和尚老師父，來跟我們談一談「尊師重道」。談到這個師，老師的問題，我想在台灣這個社會裡面，現在普遍都碰到一個難題，那就是老師責任很重，壓力很大。然後教育制度的設計，又讓老師、家長跟學生，彼此之間好像出現了很多的隔閡。可是如果我們回到傳統的中國文化裡面，對於老師的定位的話，韓愈的「師說，傳道、授業、解惑」，一連串的這樣的一個角色，也許可以找到一些答案。我們今天就繼續的來請教淨空和尚，師父來跟我們談談，他怎麼樣來從文化的角度，來替我們解析師道，尊師重道，在現代社會裡面還應該有的意義。師父您好。

淨空法師：您好。

主持人：我先請教師父，就是說了解您的人都知道，平常您跟信眾在傳道解經的時候，您常會提到您的老師，章嘉大師他對您的整個生命中的一些影響。我的意思就說，您自己已經非常德高望重，為什麼在你的言談之中，你常常還是會告訴別人，你會感謝、你會謝謝那些曾經在你生命的過程中，幫助你的、開示過你的老師。這是個什麼樣的原因？

淨空法師：這是報恩。如果沒有老師的教誨，我們這一生也是很平凡，跟一般人一樣的過去了，對於聖賢之道就是一無所知。所以這一生當中有這點小的成就，完全是老師教誨的恩德。所以，中國自古以來聖賢、祖宗教導我們，最重要的一句話，「知恩報恩」。如果人不知道恩義，那人跟畜生就沒有差別，所以要知道報恩。

如果人知道孝親、報恩，這個社會自然就祥和。

主持人：在您的一生裡頭，如果我們再請您來幫我們整理一下、回顧一下的話，您最記得的、最感謝的幾位老師，分別是誰？

淨空法師：我是二十二、三歲的時候來到台灣，那時候失學了，一個人到台灣，在台灣是舉目無親，必須要自己要照顧自己生活，很想讀書，沒有這個機會。以後是聽說方東美先生，他是桐城人，這是家鄉距離不遠，安徽桐城。

主持人：當時他是在台大任教！

淨空法師：對，他是台大哲學系的主任，也是位名教授。我就給他寫信，好像那年我二十六歲，二十五、六歲，我寫了一篇文章送給他看。他一個星期回了我一封信，約我到他家裡面去見面，見面時候，他很熱情的接待我，問我的學歷。我說我只讀到初中畢業，國共戰爭，我們就跟著軍隊來到台灣。到台灣來之後，就沒有能力繼續再讀書，所以對哲學非常愛好。這是個哲學家，希望能有機會旁聽他的課程。他告訴我，他說你有沒有欺騙我？我說我不敢欺騙老師。他說你寫的文章、寫的信，我們台灣大學的學生寫不出來。我說這點，這是喜歡讀書，雖然沒有上學，可是我讀書沒有間斷，也很喜歡寫文章。解釋之後，老師還是半信半疑。

主持人：他還是不相信一個中學生程度的人，可以寫這樣的文章。

淨空法師：不錯，半信半疑。就告訴我，他說現在的學校（這是五十七年前了），「先生不像先生，學生不像學生，如果你到學校去聽課，你會大失所望。」這幾句話一說，我說老師那是很明顯的拒絕了，我就感到很難過，當然很沮喪的態度。好像應該沉默了大概五分鐘，他老人家說，那這樣好了，你每個星期天到我家裡來，我給你上兩個鐘點課。這是我們怎麼想也不敢想，想不到的。所

以說是這麼個緣分，就從底下一個星期，就每個星期天到他家裡。他住在牯嶺街，牯嶺街六十號，台大的宿舍，是個日本式的別墅房子的樣子。我的哲學是這樣跟他學的。

主持人：就這樣每個禮拜不間斷。

淨空法師：學生一個，老師也是一個，也沒有教科書，也沒有課本。他給我講了一部哲學概論，從他自己學習，他是從西方學康德的，以後是一直研究中國的、印度的。他最後一個單元給我講佛經哲學，我就非常驚訝。因為在那個時候，我們對宗教，總認為是迷信，特別是佛教，佛教在宗教裡面那屬於多神教、泛神教，泛神教就是低級宗教，人家高級宗教只是崇拜一個真神，佛家是什麼都拜。所以這是怎麼會有哲學？方老師就告訴我，你不曉得，釋迦牟尼佛是大哲學家，他是聖哲，佛經哲學是全世界哲學的最高峰，學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我聽了這些話，感到非常震撼，從來也沒有聽到過，這麼一個說法。所以我回過頭去請教他，我說老師，你這個佛學從哪裡學來的，你怎麼會知道這些事情？他就告訴我，抗戰期間他在中央大學教書，有一段時期他生病，生病到峨嵋山去養病，峨嵋山環境非常清淨，他說到山上沒有雜誌、也沒有報紙，什麼東西都沒得看，只有佛經，所以說只有拿著佛經來當作消遣，每天，讀書人總喜歡接觸書本。他說愈看愈有興趣，以後這樣一看的時候，他就進入了佛教。所以他告訴我，他說真正的佛教不在寺廟。

主持人：不在寺廟。

淨空法師：我說為什麼？他說寺廟現在已經很少人深入經藏，真正的佛教在經典，你要從經典裡面，你才找到佛教的本來面目，你才能發現它在學術上的造詣。所以這是讓我們重新認識宗教，重新認識佛教，這個單元講完之後，我也是非常幸運，認識章嘉大師。章嘉大師這是佛門的一個專家，我們方老師還是從哲學方面去看

佛教的。所以跟章嘉大師，那一年章嘉大師六十五歲，他六十八歲過世的，所以我跟他三年。這個三年他也是像方老師一樣，每個星期給我兩個小時。他住在青田街，青田街八號，也是一套日本式的房子，政府給他的。跟他的時間就長了，三年，三年如一日，每個星期天至少有一個小時到兩個小時。他教我讀書（這是個朋友介紹的，是個蒙古親王，敏親王，這人都不在了），教我從《釋迦譜》、《釋迦方志》看起。這兩部書市面上買不到。在那個時候書店裡沒有佛書，整個台灣只有三家印佛書，在台北有個台灣印經處，朱鏡宙老居士他們幾個人辦的，印經書。台中有個瑞成書局，台南有個慶芳書局，這兩個書局印的量很少，也不多，種類也不多，分量也很少。所以我們需要看的幾乎都沒有，那只有去找《大藏經》，從《大藏經》裡去抄。我還抄過不少。

主持人：邊讀邊抄。

淨空法師：對，只有利用星期天假日的時候，因為《藏經》不能借出的，所以只有在寺廟裡面去抄經，我記得我還抄了不少部。然後才曉得，這個東西用現在話講，就是釋迦牟尼佛的傳記。他這個傳記是彙編的，就是經典裡面有關釋迦牟尼佛一生的事蹟，從原文節錄下來，加一個小標題，這很好，這是原味，是原汁原味。所以讀這個東西之後，才知道釋迦牟尼佛不是神，也不是仙人，他是人。看完之後，用現在的話來說，才知道這個人很了不起，你看他能捨棄王位，他能過苦行僧的生活，真正一生都用在學問上。從他十九歲開始求學，到三十歲這十二年間，我們了解他對於印度當時宗教界、學術界，可以說那個成就是世界其他地區，都不能相比的，包括中國。那就是他的方法很特殊，他們重視禪定，禪定能夠突破空間維次，這個空間維次我們以後就曉得，它僅限於六道，就是六道裡面的狀況，他瞭如指掌。六道上面到二十八層天，下面到餓

鬼、地獄，餓鬼、地獄也很複雜，也不單純。像我們這地球上的社會一樣，相當複雜，比我們還要複雜。在我們想像當中，世尊是個非常好學的人，好學總要追根究柢，這六道從哪裡來的？為什麼會有六道，會有這種現象？六道之外還有沒有世界？這個問題沒人能解答。

主持人：所以我是不是可以這樣來請教師父，也就是說我們今天談老師、談師道、談尊師重道，老師用自己親身的例子，當時一個中學生來到台灣，沒辦法繼續念書，然後方東美教授開啟了您對哲學的認識，他在哲學認識中間，又引領您進到了佛經的這部分。但是章嘉大師卻是剛好承接這一塊，把整個佛學、佛經替你打開了一個大門。我們待會回來繼續來跟師父談，從他自己的親身經驗裡面，我們可以看出來老師是非常重要的。可是剛才我有很強烈的感觸是，方東美教授也好，章嘉大師也好，開啟的還不只是知識之門，而是某一種，我們現在的教育體系裡面，是不容易看到的，就是老師是跟學生像個朋友一樣，像一個非常親密的關係一樣，是在智慧的大門前，互相的學習、切磋。馬上回來。

主持人：我們常說老師很重要，到底有多重要？其實剛才聽淨空和尚跟我們談到說，方東美教授跟章嘉大師，對他人生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知識、智慧的，開啟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。可是我有個很深刻的體驗，我不曉得師父怎麼樣來解答，就是說他們傳授的，感覺起來還不只是知識對不對？因為知識的話，其實也很容易，我開一些課，列訂一些題目開給你，像我們現在很多老師一樣，學生你願意讀的你就用功讀，讀了後有困惑，我就從知識的角度來告訴你，為什麼這個人這樣說、為什麼那個人這樣說，這兩者之間差別在哪裡，他基本上還是一個傳道、解知識的的惑。可是我的感覺，是方東美教授跟章嘉大師對您的影響，甚至很明顯的可以見得出來

，對您一辈子的影響。是他們傳授的不只是知識，而是一種我們說智慧，也有一種是學生跟老師之間，一種非常微妙的親密的關係，所以你才會記一辈子。否則的話，如果純粹只是知識的話，我想師父您可能會記得，很多的書寫得很好，這個人的文章寫得很好。而不會記得方東美教授跟章嘉大師，這一辈子對您的影響。所以這裡面一定有一個東西，是我們現在的老師做不到的，那是一種對學生的關照、對學生的體驗、對學生的人生開出的一條路，這個大概是現在最難做到的。所以師父你對這部分有什麼樣的看法？

淨空老和尚：這就叫師道。

主持人：您講到了，師道。

淨空法師：師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礎上。我能夠遇到這些老師，實際上老師並不是有特別的選擇，沒有，老師的心是平等的。為什麼對我有這樣的待遇？我也想了很久，以後也想了很久，終於把原因找到了。老師雖然沒有說，我就清楚了，那就是師道必須要尊敬，你學生對老師沒有恭敬心，學不到東西。這印光大師說過，一分誠敬你能學到一分，兩分誠敬你就學到兩分，十分誠敬你就學到十分。你對老師沒有誠敬，老師怎麼樣想傳給你，你接受不了，你不能接受。所以做老師的人一生沒有別的，就是希望能夠有學生傳他的道，那他就喜歡得不得了，這個人是什麼人？就是看他的誠敬心。所以我才發現到，你看我跟方東美先生寫信，是毛筆工楷，規規矩矩寫的。

主持人：一筆一畫。

淨空法師：對。我寫一篇文章，也是毛筆字小楷寫出來的，不是潦草的；一潦草，老師一看，算了，不理你了。我對老師這個恭敬心是父母教的，那是很小，大概是六、七歲上私塾。私塾是在一個祠堂裡面，這個祠堂是我們親戚，我姑母家裡，他們的祠堂。我

們小時候就依靠著這個親戚的關係，住在他們的這個大家庭當中。那個家族是我們講中國傳統的家，他們這個家十個兄弟，十個兄弟不分家，你就可想而知，這個家族差不多將近有兩百人，這樣大的一個家族。所以它有家學，這個家學就在祠堂裡面。我去上學，我父親帶了禮物，這供養老師的束脩，這古禮！那時候是民國大概二十年幾的樣子，所以是很早了，還沾到一點邊緣，傳統教學的邊緣。父親帶著我去上學，送我去上學，學校的大堂裡面供的一個牌位，我已經認識字了，那個字我都認識。上面寫著是「大成至聖先師孔子之神位」，那個大神位擺在那裡。我們進去之後老師已經站在那邊，還有同學站在兩邊，我們先向孔子神位行三跪九叩首的禮。

主持人：完全照古禮。

淨空法師：對，我父親在前面，我跟在後面，跟在後面拜。拜完之後請老師上座，老師的座位就在孔子牌位的下面，請老師上座，我父親帶著我，向老師行三跪九叩首的禮。我們小孩，父母親對老師三跪九叩首，老師的話還能不聽嗎？老師接受家長這樣的大禮，你要不好好教這個小孩，你怎麼對得起人家父母？這真叫拜師！才六、七歲小孩剛剛上學，所以印象就非常深，使我一生當中，對老師都有一種虔誠尊敬心。所以現在沒有了，現在家長對老師沒有這種尊敬心，那個道就失掉了。所以絕對不是老師有私心，你沒有辦法接受，接受就在誠敬。誠敬是誰教的？我們曉得，老師跟父母在表演教我們。所以，老師教我們孝親，父母教我們尊師重道，這一個小孩能成功，這是兩個人配合表演教出來的！單方面教不出來。所以小時候有深刻的印象，這一生對老師是恭恭敬敬，而且老師教導我們的，一定是依教奉行。

這樣的學生不好找了，是可遇不可求，遇到之後老師不會放過你，他以嚴肅的態度，他要幫助你，要成就你。你看我們跟方老師

學習，沒有繳一分錢的學費，沒有絲毫的供養。他對我那麼好，那麼認真指導，章嘉大師亦復如是。所以到以後晚年的時候，我們講經也講了不少年了，信徒也很多了。方老師過世之後，方師母身體不好，我一直照顧她。那個時候照顧她有三個人，實際上事都是我去做的，我年歲最小。有潘振球，這都是方老師的學生，還有王先生，總政治部的主任是王昇，這是我們都很熟的，他也是方老師的學生，最後的時候我們三個人照顧。所以這是老師的恩德，老師跟我們關係比父母還要親密，老師的兒女那就跟自己兄弟沒有兩樣，所以從前師徒如父子。不像現在，現在我們看不到了。

主持人：這我們以前過去常說，「一日為師，終身為父」，我們比較難理解，對我這一代都已經很難理解。可是您剛剛舉的方東美教授，跟您的關係的例子，我想大家都能理解，這是一輩子的恩情。

淨空法師：對，一輩子的。

主持人：而且即使是方東美先生自己過世了，往生了，他的太太，就是您的師母，才可以得到你們這些學生的照顧。

淨空法師：對，不錯。他的兒女跟我的兄弟一樣，一定照顧。

主持人：好。所以你講到一個關鍵，師父，就是說要有師道，前提是要有孝道。所以很自然到最後就要回到家庭裡面，這也是您這麼多年來關心的。可是另外一個有意思的部分是說，老師對學生影響真這麼大嗎？我為什麼這麼講？在之前我們訪問您，跟您聊天的時候，您一再提到說你自己對於學佛的信念，就是您不蓋寺廟，但是您送經典，您讓經典不斷的傳播出去。可是剛才在這樣談的時候突然間發現，這個觀念不就是方東美教授在跟您上課，所給您傳播的觀念對不對？他當年學到的，他告訴您。所以我就說你看，在一個觀念幾十年，可以在您身上就轉換成開花散葉，就會變成一些



實踐的結果，可是也不過就是一個老師的叮嚀跟提醒。所以好的老師對學生的影響是一輩子，而且還不只是這個人的一輩子，他還可以影響很多人的一輩子。

淨空法師：不錯，你說我們傳下去的，那就是生生世世的，世代相傳，這就師道。

主持人：可是在師道這個理解上來講，我就要請教您，現在我們的教育體制裡面，最難做到的，就是對老師的那一分尊敬，因為你要回到那個古禮很難了，對不對？再去帶學生、家長三跪九叩，然後這樣拜下去，很難了。所以您有什麼建議，就說在現在社會裡面，去用什麼方法把那個孝道、師道，可以微妙的結合起來，但是又不用那麼大的禮。

淨空法師：禮決定不能夠廢棄。

主持人：禮不能夠廢棄。

淨空老和尚：不能廢棄。你說今天雖然不必用三跪九叩首，你深深的三鞠躬，是一樣的。

主持人：應該的。

淨空法師：九十度的鞠躬禮，三鞠躬，你給人感受完全不相同。你說今天是點個頭，有意無意的，不行。

主持人：我覺得您講的這個已經講到關鍵了，如果說開學的時候，一個家長帶著小孩到學校去，看到老師，鞠個躬說「孩子的教育就拜託您了」。其實您講這個，我們在日本的文化裡面還看得到，日本某一種程度。

淨空法師：對，日本是繼承著中國傳統文化。

主持人：所以您認為說這個禮的形式，不可以少。

淨空法師：非常重要。這個形式沒有了，那你基礎就沒有了。誠於中自自然然形於外。

主持人：誠於中，自自然然形於外，這剛好也就是，其實中國的文化裡面，非常重視的，一直告訴你說對任何的表達，善念善意的表達、感謝的表達，應該是真正要發自誠心。那您自己這麼多年來，這麼多人稱您為師父、稱您為老師，你有沒有用同樣的方式，在跟您的弟子或學生在互動嗎？

淨空法師：我們不敢稱老師，我們這麼多年來，都是以學生的方式來學習。聽眾雖然很多，我認為每個聽眾，都是我的監學、都是我的老師，他們來監督我，讓我認真的學習，我們一直都是用這個態度。為什麼？我們的德行，還沒有能達到真正老師的標準，所以必須從謙卑入手。學問之道，你看每個宗教，第一堂課就是教你謙卑，教你懂得尊重別人、懂得敬愛別人，然後能做到關懷照顧、互助合作，這個道就流出去了。所以這是性德自然的流露，謙卑才是真正的自尊。

主持人：師父講到這一段我也很感動，因為您說您到現在為止，都還是以學生的心情來看待自己，透過媒體或者透過各種講堂，去跟您的弟子們、學生們去對話。我要說的就是，待會兒回來我要請教您，就是說對於那些老師們，我們也常說「人之患，在好為人師」，這表示說做一個老師的人，他自己應該要有個謙卑的心，他才能夠在知識上、智慧上不斷的增進。待會回來我們來請教師父，那對於那些當老師的人，為人師表者，怎麼樣去培養自己的謙卑之心，我們待會回來請教您。我們談師道，當然是我們怎麼去對待老師，家長怎麼去對待老師，是應該要有一分誠敬之心、虔誠之心。我覺得師父剛剛說得非常好，有一分的誠敬，你自然就可以學得一分；你有十分，就會學得十分，我想這個道理很清楚。做為老師的人，都希望教到一個聰明的學生，尤其這個學生又懂得謙虛、懂得尊敬的話，沒有一個老師說會暗藏，就手上會藏一手不教的，不可

能對不對？可是我們反過來請教您，因為既然談師道的話，一定是相互的，老師自己也要讓學生感受到他的謙卑、他的謙虛。特別是我們套一句，類似像《莊子》所說的，「吾生也有涯，而知也無涯」。任何一個知識你再怎麼專業，你懂得也是那一個部分。師父在佛學裡面的造詣，更能夠理解這麼龐大的一個佛學的體系，大概沒有一個人說，他能夠全部東西都能夠懂到非常熟悉。所以我想請教您，對於老師來講，老師如何學得一個謙卑之心？

淨空老和尚：在中國古代，最受社會尊敬的兩種人，一種是老師，另外一種是大夫（醫生）。為什麼？這兩種人真正在社會上，做出了犧牲奉獻，完全沒有名利。以前做醫生就是幫人醫病，不收醫藥費的，醫藥費是病治好了，你家裡富有多送一點禮物給他，家裡面貧寒的少送一點。實在送不起的，大夫還要布施醫藥，不但給他看病，還要送藥給他，救人！做老師也是如此，所以就窮秀才，他一生就教兒童，教兒童沒有講學費的，也是學生家長富裕的，逢年過節送的供養多一點。貧窮的，有的時候學生很好，老師還要幫助他生活，還得送一點糧食給他家裡去，來幫助他。所以這兩種人是社會上最值得人尊敬的。不像現在，現在這兩種都很賺錢的事業，以前沒有，它不是賺錢的，它與商業完全不相干。所以這是兩種人，特別是做老師的，確實起心動念、言語造作，不但是給學生做好樣子，給社會做好榜樣，他才能產生影響教化一方。現在這個師道沒有了，老師自己思想、言行能不能給社會做典範？能不能給學生做好樣子？所以從前教，身教是擺在第一，言教是其次。

我第一次到北京去的時候，我去參觀北京師範大學，他們副校長陪我一同參觀。我看到大堂前面有一塊牌子，上面寫了「學為人師，身為世範」。我看了之後很歡喜，我就告訴副校長，還有幾位教授，我說這八個字是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的寫照，一部《華嚴經

》就是講這八個字。他們很驚訝，《華嚴經》講這個？我說是！我當時也把它改了一個字，因為它身，「身為世範」，我把它改成「行」，行為的行，行比身範圍要大，以後他們採取了，確實把它改過來了。我說宗教都是教育，教育最重要的，就是你的思想、言行要給社會大眾做榜樣。如果是負面的決定不能做，你要做正面的。今天這個社會混亂，你如何能夠幫助社會能回頭，這是老師，不但你要教你的學生，你還要得影響社會，這是真正的師道！所以師，老師必須把倫理、道德、因果，從自己本身做出來，學生就學會了。你光說，說了之後不做，學生對你打問號，懷疑，你這個到底是不是真的？如果真的你一定會做到，靠不住的那你才是只教，你自己不肯這樣做。所以學生年輕思想單純，不過現在的學生比我們從前複雜多了，為什麼？電視學壞了，電視、網路可不得了，真的把從前傳統倫理、道德，包括孝道跟師道都摧毀了，這很可怕的一樁事情。所以說媒體能夠救國，能夠消滅一個國家民族。我第一次跟劉長樂見面的時候，我就告訴他，我說這個世間有兩種人，可以救世界、也可以把世界毀滅。他說哪兩種人？我說第一個人國家領導人，第二個就幹你這一行的人。

主持人：做電視的。我相信劉長樂先生主席聽到這段話的時候，他心裡面應該也是很複雜的。因為我們的確知道，比方說如果像師父這樣，或者是一群有心人那樣，就說你透過媒體來傳播的是觀念，正確的觀念，傳播的是善念，傳播的是知識，傳播的是各種專業的生活品味，它的影響就這一面。可是反過來講，你如果傳播的是羶、色、腥，傳播的是那種仇恨，就可能挑起這個社會裡面的這種不平，其實就是在你看要怎麼做。所以我想我跟師父這樣聊，我到目前為止我必須跟大家講，我覺得最開心的一件事是說，師父其實是與時俱進，我覺得您是與時俱進，也就說您也非常清楚的知道

，傳統的觀念、傳統文化裡面的精華，是應該保留的。可是到底怎麼保留？絕對不是一個回到很傳統的方式去。所以您也懂得知道說電視，你也會告訴我們說電視、媒體、網路，它是可以一定的效果出來。所以我覺得這幾年，您自己做的工作就是在這樣做，透過電視來講經，透過電視來傳您自己希望傳達的道，做人之道或者人倫之道等等，這都是表示說你也知道科技的進步，做老師的、做傳播觀念的要跟這個做結合。師父，我現在就要請教您了，您現在自己在培養這些在中國大陸，你們培養你們自己這種師資的時候，您是用同樣的也是把您所談到的，「學為人師，行為世範」，這樣的一個觀念，整個放到您的師資培育上去要求他？你怎麼去觀察他、怎麼去要求他？能不能幫我們做一點分析，也許能給大家做個參考。

淨空法師：我們現在就用儒的《弟子規》，《弟子規》是中國傳統家教的集大成，所以這是非常有意義的。五千年文化的傳統，儒家代表了，所以儒是繼承中國文化的一個代表人，大家都談到儒家。儒家做學問它講求的，「博學、審問、慎思、明辨」，後頭「篤行」。如果沒有行，不能把你所學的東西，變成自己的思想、見解、言論、行為，你學的東西跟你生活不發生關係，那就變成學術。我稱它作什麼？儒學；如果你能夠做到，學儒，所以篤行。我跟他們大家講的，儒學跟學儒，我就用這五個標準來說，你們有前面四個沒有篤行，這就儒學；有篤行沒有前面四個，他還是真正在學儒。所以儒的根、基礎就是家教。有很多學者專家問我，那就名教授，他說你提倡這個東西用意何在？為什麼四書五經十三經，你不在這上來極力提倡，你怎麼搞這個東西？我就告訴他，我說你不要小看這篇東西，我說我們如果拿個天平，這邊放一本《弟子規》，那邊四書五經十三經，甚至於《四庫全書》，我說天平是平的，分量是相等的。他很驚訝，他說為什麼？

我說那些東西念了，你都做不到不等於零，還不如他；他做到的時候，他家庭和睦、他父子有親、他兄弟有友愛，你能說他沒有道嗎？你能說他沒有學嗎？你學得再多東西，你做不到，等於沒有學。這時他們漸漸才了解了，為什麼要重視。所以佛教講戒律，戒律跟《弟子規》一樣，你沒有戒就沒有定、就沒有慧。所以現在佛教，為什麼衰到這種地步，大家把根丟掉了，只搞花葉枝果很好看，死的，兩三天你不照顧它，它就枯了，沒根，它沒有生命的。如果你從根上著手的話，它有生命，它將來會開花、會茁壯，開花結果這才真正叫道，所以我們千萬不能疏忽。我不是不講四書五經十三經，你有這個東西，你再講那些上它管用，它都有用的；如果說是你沒有這個根的話，單講這些會增長傲慢。以前王財貴就出這個毛病，他到香港來找我，說在中國大陸搞了將近十年，提倡兒童讀經，結果兒童背得不少，後果怎麼樣？兒童瞧不起父母、瞧不起老師。

主持人：他覺得他會背很多，他知道得很多。

淨空老和尚：對。他瞧不起老師，這個問題嚴重了，為什麼？沒有從倫理道德上扎根。所以我就告訴他，他那個時候是疏忽了，他不相信《弟子規》。我講《弟子規》比什麼都重要，你有這個東西，你再叫他讀經，他很規矩、很謙虛，他能夠尊重別人，這才叫實學；沒有根的話，就有流弊。流弊對他自己是傷害，對社會也造成傷害，我說這個必須要認識清楚。現代是什麼個時代，倫理道德全崩潰了，你要如何把它拯救起來，那就用這個方法，除這個方法之外沒有第二個方法。這個方法不但在中國能行得通，在全世界都能行得通。我們《弟子規》的講座，在澳洲辦了一次，好像是一個星期，很多澳洲當地人來看，看了之後很受感動，「做人應該要這樣。」它人性的教育，這感動他們，因為他們現在也面臨著兒女不

孝、家庭不和。這個能夠幫助你家庭，一家真正做到和睦相處。

主持人：所以師父剛才舉到《弟子規》，我想也就印證了一切所有的師道，或者是擴大到家庭的人倫，五倫之間的變化，到最後還是要回到一個基本面，其實也就是那個人的自己本性的善，然後他能夠篤行，做出來。我們待會回來，再請師父來為我們今天的這一小時的講堂，來下一個小結論。所以其實我們講到最後，如果要談到尊師重道的話，像師父剛剛所提的，到最後還是要回到一個尊敬、一個誠敬，這樣的一個最終的心理上。我自己覺得說，跟師父今天這樣談下來，我有個很強烈感受是您自己是親身力行，把您自己對於老師的尊敬，在當年展現在對方東美教授的尊敬，也表現在對章嘉大師的尊敬。然後這五十幾年來，您從他們那邊聞道，然後也授了他們的業，然後也解了自己人生的惑，知識的惑、智慧的惑。回過頭來，您也不斷的這樣努力的去要求自己做到，而且最重要是，您一直都很客氣，一直都說自己還是個學生，以一個學生的心理來面對。我想問題就在於說這樣的一種謙卑的心理，我很好奇，師父您認為說，是可以在教育裡面做得到的，還是說它需要一種信仰在後面來推動？比方說我們會注意到，有信仰的人，有宗教信仰的人會比別人謙卑一些，這是個事實對不對？我想您在澳洲可以看到多元的宗教。因為每個宗教裡面它都教人家謙卑，所以說到宗教信仰的是有。可是我們也必須承認，我想這邊最後一個問題請教師父，就是說我們這個社會裡面，還是有很多人他並不一定有宗教信仰，對那些沒有宗教信仰的人，我們用什麼方式讓他來體會謙卑、體會宗教的慈悲？

淨空法師：其實很多人對宗教產生誤會，宗教確實也給社會大眾不少誤會的一些條件，這是現實的狀況。其實宗教都是教育，每個宗教都是教育。

主持人：新的觀念，宗教就是教育。

淨空法師：所以現在我們極力提倡的，就是宗教固然不能夠把形式丟掉。我說形式是宗教的外衣，最重要是宗教的靈魂，宗教的靈魂是什麼？就是倫理、道德、因果、哲學、科學的教育。你沒有這個東西，那就變成迷信了，所以說這個比外衣還要重要。尤其是佛教講求，佛家常講重實質不重形式，這個最早是章嘉大師教給我的，說佛教重實質不重形式，形式是其次。我在新加坡住的時候，新加坡總統納丹，他是印度教，他是印度人，有一天在一起吃飯，我們坐在一起，他也告訴我，他說我雖然是個印度教徒，我一生最尊敬的是佛教，佛教重實質不重形式。這是我第二次從他口裡面聽到的，我認為他很內行，這是確實的。但是中國的傳統教育是人性的教育，所以這個謙卑要從小去培養，學問愈是深就愈會謙卑，中國古人有句話說「學問深時意氣平」。他意氣沒有平和的時候；換句話說，他那個學問修養還不夠，也就是說篤行的功夫不夠。真正學術是一定變成自己的養分，我們講精神的生活，變成精神生活的養分。夫子所講的「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」，我們中國所講的孔顏之樂，孔子、顏回之樂。孔子物質生活也很清貧，顏回是更苦了，他們一天到晚那麼歡喜什麼？精神生活太豐富。所以這個養分我們要能吸收到，吸收到就在謙卑。傲慢是煩惱，你看《論語》裡頭有句話說，「如有周公之才之美，使驕且吝，其餘不足觀也已」。你有點驕慢的時候那就沒有了，那是假的不是真的；真的時候，愈是有學術的人愈謙卑。你看孔子的謙卑，看釋迦牟尼佛的謙卑，看聖母瑪利亞的謙卑，都表現在日常生活當中。對任何人，比自己地位低，貧賤之人都沒有輕慢，都是那麼樣真誠的恭敬，他才能感動人。

主持人：也許我們用個通俗的一句話來形容的話，師父剛才講



的話答案就更清楚了，就是我們常說「半桶水」，只有半桶水才在那嘩啦嘩啦的到處響，對不對？您剛剛所舉的這幾個例子，不管是大學問家、大宗教家、大事業家，即使是做政治事業的人，我們說真正的大政治家也都是很謙虛的，他從來不會每天擺出一付傲慢、驕傲，很慢侮的那種心態。所以最後一個問題請教您，也就說在您的心目中，我們現在回頭去從孔子的身上，從孔子跟學生的互動的身上，去尋找師道是可行之路嗎？

淨空老和尚：可行。教學，首先老師他要懂得師道、要懂得孝道，他本身能做到，他才能教別人，才能產生效果，我們在湯池的實驗成功就靠這個。第二個，我們感謝湯池的人民，真正能配合，就是能夠接受傳統教育，這是太難得了。我們老師教了他，他們真做，你說頭一個最明顯的，夫妻不和，這個問題解決了，夫妻能夠和睦相處了；父子不和、婆媳不和，這個關係很短的時間都能解決。社會有些不好的這些風氣，像商業界賣假東西，抬高價錢，這個沒有了，他良心發現，我們要以誠信待人。所以這社會風氣就很明顯改過來。

主持人：所以我們說萬變不離其宗，到最後所有社會的亂源的源頭，其實都要回到一個最簡單的答案，就是我們誠心誠意的去面對自己，面對這個世界。今天非常謝謝淨空和尚，師父為我們用一小時的時間，從他自己的受教育的過程裡頭，碰到的兩位好老師，方東美教授、還有章嘉大師，一路談下來，談到了尊師重道的重要。非常謝謝師父，也謝謝你的收看。